

澳華新文苑

第1230期(A)



站在黃昏的制高點上

——讀吳正散文隨感

“黃昏，是一個詩化了的時候，是回顧一天得失最妙當口：滿足還是後悔，站在黃昏的制高點上，你，應最有發言權。”這是吳正散文《老》中的一句話，妙不可言，我把它拿來作了讀吳正散文隨感的標題。吳正是詩人是小說家是散文家，他著寫出版有各種文學作品數百餘萬字，被學界視為“潛意識寫作的典範”，有他自己鮮明獨特的海派文學風格。

作為一個喜歡讀散文的寫者，我欣賞吳正的文學作品是從讀他的散文開始的。今年年初，我讀了吳正的散文集《浮生三輯》，他的散文思想通透，文采斐然，情感真摯，文字優雅而耐人尋味。看他的一篇篇散文，《秋》、《海》、《老》、《筆》、《月光》、《眼鏡》、《鋼琴》，這種不加修飾的標題非常有力道，觸目就已經讓人感受到了平凡中的不平凡。

吳正寫生活感悟，文字如詩，標題質樸簡約，天然去雕飾，真正的大道至簡，引人入勝。他的散文多來源於生活，寫人們生活中熟悉的東西，完全是自然呈現。吳正寫散文有他自己獨特的風格，而他的風格是在生活的日積月累中逐漸形成的，著眼點首先是生活，以及對生活的感動與發現。

從他寫的《眼鏡》中可以看出，作者善於捕捉生活中的細微之妙，“躲在鏡片背後的智慧的眼、思索的眼、火辣的眼、利劍的眼、淫恥的眼、虛偽的眼、勢利的眼、詭計多端的眼，眼鏡，都是第一線的接近者，它伸出兩條長臂去攀住了臉崖峭壁上的兩幅天然屏障，為了使自己永遠不致於在各式目光的直逼下而退縮。”這段文字自然流露出了作者的智慧和洞察。

顯然，吳正看待事物的眼光很獨到，且寫得簡練，意真則簡。從眼鏡這樣普通的東西中，他發現了不平凡的奇特和

新鮮；從眼鏡中看到了不同的眼、不同的人。生活中很多人有戴眼鏡的經歷，就算不戴近視眼鏡，到了一定年紀也會戴老花眼鏡，鏡架如長臂框住了人的臉。讀著讀著，好象自然而然就跟上了作者書寫的節奏，生活中相關的記憶不斷湧現，各種各樣的意象聯翩而至。

散文是一種對生活觀照後的昇華。吳正在他的散文中，將生活有意識地加以觀照；觀照，是一種思想和態度的介入，它賦予生活一種儀式感和莊重感。吳正在香港生活，“最大的好處就是能常見到海。”海，裝點了香港人的日常生活，但是，只有一個認真生活的人，才能隨時隨處地遇見海。晨起推窗、出門散步、在街邊喝咖啡，吳正在對生活觀照時也把筆意落在了實處。同時，也只有一個善於理解生活思考人生的人，才能想像海的動人美妙、領略海的寬闊粗獷、抒懷海的淒厲蒼茫。

吳正是個詩人，他散文的優美表現在語言的詩性和比喻的精緻上，如他在散文《筆》中，比喻瘦小的筆雖貌不驚人，“筆端的盡處正尖銳著你所有的感覺，就像暴風雨中的一枝避雷針，正顫動在生命的制高點上。”寫作的人在用電腦敲鍵盤之前都曾手握過寫字的筆，這枝筆不只是肉眼所見物理外觀的粗細長短，更是承載著精神的力量和作者的使命。筆最解作者心意、筆寫出作者心聲，“寫人人心中所有，寫人人筆下皆無。”吳正心目中的筆“就是這麼的一枝風骨傲立，堅挺著一種不可被辱，寧斷也不屈。”這個比喻很獨到，一個正直的文人傲骨錚錚的形象躍然眼前。

讀吳正的散文《享受平凡》，他從“究竟，世間何種擁有才最珍貴？”這一設問切入，開篇立意別具一格，“平凡是一種群體間的互相認同，一種如魚得水的和諧，一種安逸兼安全感，一種因此便不怕會有高處不勝寒或滴水溢出河床後

必遭蒸發的結局，一種我我你你他他、我們你們他們的人類社會無論如何也都包含我這一小份子的歸屬感。”

這篇散文在思想上頗具存在主義色彩，探討了“人該如何活得真實”，並暗含對現代社會“名利陷阱”的批判。文章從引發問題到深入論述，通過對名利、顯赫、顯貴等“非常”狀態的分析，反襯平凡的價值，用現實例證增強可感性，上升到哲思，人生成功的本質是什麼？文章通過大量對比、類比和舉例，論證“平凡”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。這一立意別具一格，逆流而上，在推崇成功、名利的社會風氣中呼喚回歸本真，具有強烈的反思性和現實意義。

吳正的散文思想有深度，情感有溫度，語言富有節奏，字裡行間展現出作者對人生本質的深入思考。尤其是這一句：“平凡，不是人人能夠懂得享受的一種最低也是最高境界，最小也是最大的奢侈。”極具哲理，堪稱全文點睛之筆，將“平凡”從生活狀態上升為一種人生哲學。“甘於平淡，乃智者認識人生的終點。”細細品味，受益匪淺。

在散文《美，變奏自真》中，吳正道出，“最深奧的哲理其實也就是最樸素的原始。”他深知泰戈爾的偉大之處在於：“用最日常的語談來結構最永恆的詩篇，用最通見的景物來喻示最醒世的真理。”作者認為“美往往珍藏于民間”，天倫、樂趣、歡笑、真摯，這些永遠不會腐敗的東西存在於民間日常生活中。作者讚歎泰戈爾，對詩人的理解頗為深刻，“詩不是其他的什麼，詩即美，美即真，真即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的，赤裸裸地根本不需要任何偽裝。”

在《浮生三輯》這本散文集裡，吳正用自己獨特的風格記錄下了他對生活的體驗及所思所悟。散文是最能體現作者真情實感的一種文體，大凡能引起讀者共情共鳴的都是好散文。讀吳正的散文作品，看得出他是一個用心生活、用情思考、用靈魂寫作的人。他以濃郁的散文詩風格寫出了平凡生活中的真善美，在運用真情實感的文字時，既冷靜而深情，又克制而動人；充滿詩意與哲思，以及對語言節奏的準確把握。作為一個喜歡讀散文的寫者，我很享受在閱讀吳正散文中獲得的美感和啟示。

(2025年7月29日寫於悉尼，為悉尼“吳正作品研討會”稿件。)

海曙紅

定風波·記查理柯克追思會

歌漫穹頂風帶暖，十萬心聲隨歌轉。
音容屏上猶燦爛。
輕喚，追思不與悲聲伴。

老友執手釋前嫌，感恩一曲心同顫。
愛妻含淚宥凶頑。
震撼！淚湧全場掌擊濺。

哲嘉



2025年10月14日被定為查理·科克全國紀念日
查理柯克理念永存！

印加古道上的三重迴響

不知為什麼，在印加古道上，一直纏繞在我心裡的不是人，不是景，而是那裡的狗。

在某個山角的小徑上，我第一次遇見那條狗。

它沒有毛，全身黑得像一枚墜入時間的影子。高原的陽光下，它的皮膚泛著一種神秘的光澤。它的眼睛並不看任何人，而是穿透空氣，望向某個千年前的黎明：

那時印加的軍號還在山谷迴響，太陽神的旗幟在風中獵獵作響。

有人說，這種無毛的黑狗是從冥界走來的信使，能看見生者看不見的路。它的背脊弓起，像隨時準備衝向另一段時光。那種凝視，讓我覺得它不是在守著一條古道，而是在守著通向靈魂的門。

印加古道上的狗基本上都像這條無毛的狗。它們安靜如碑，仿佛從某個被遺忘的世紀走來，背負一段不屬於犬類的沉默。

有一個清晨，我獨自在安第斯山脊間的晨霧中行走。霧氣像無形的河流慢慢吞沒石階，又被初升的陽光一寸寸剝開。這時，我看見一群狗聚在一起，它們的毛髮被濕潤的空氣打得發亮。眼睛深得像山脈的谷底，藏著翻湧的霧海。它們一聲不吠，也不看我，只以沉默守住石階上的光影。狗群如同印加軍隊在輪回中派出的哨兵，在山與雲之間，守望著一條可以通向另一個時間的路。又像是聚在一起，開一場只有靈魂才能聽見的會議。

我不敢再向前一步。後來，那位有著黝黑皮膚的嚮導告訴我，這群狗有時在月亮升起時，就會集體消失在古道的盡頭，等到黎明時又悄然歸來，眼中帶著雪峰的光和河流的聲響。

沒人知道它們去了哪裡，也沒人敢跟隨。

走在印加古道上，我時常覺得，人只是過客，狗才是這裡真正的主人。它們不追逐，不討食，靜靜存在，如同石頭、苔蘚、和永遠流淌的山風。走在印加古道上，似乎只有狗是時間的守衛者，它們用一生的沉默，守住印加的靈魂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羅米。每一條狗都是有靈性的。狗的眼睛裡藏著一面時間的湖，湖底沉睡著前世的腳印，和此生與誰一起奔跑的影子。

羅米只陪伴了我五年，卻早已刻進我的骨頭裡。它死去的那天，時間像被突然折斷，我衝到獸醫診所，哭得像一條剛被拖上岸的魚。後來，我把它埋在家裡的後花園，那是一棵合歡樹下的土壤，春天會開一樹的黃花。每次路過，我都會向它三鞠躬。

有一次，媽媽見我這樣，就對我說：“可能我死了，你也不會這樣悲傷吧。”

那句話像在空氣中留下了一道裂

縫。自那以後，我再沒有養過狗。

然而在印加古道的雲霧裡，有一瞬間，我覺得，那群狗的影子裡，有一條棕色的狗是羅米。它從數千公里外、從另一個時空折返而來，混在這支無聲的隊伍裡，默默地守在高原上在等我。

那條狗的眼睛深得像印加祭司的夜空，仿佛能映出悉尼海灣我家院子裡月光下的影子——那是羅米。

甚至眼神也和曾經的一樣，深情到可以穿透石頭。

它跟著我，走了大約五百米。它的爪子在古老的石縫間無聲地落下。五百米，足夠穿過半個世紀，也足夠讓一段記憶從骨頭深處復蘇。

當我終於走到人群中，它停下了，像一尊沉默的神像，蹲在地上。它沒有叫，只是用那雙海一般的眼睛，目送我，或者是送走它自己。

我沒敢回頭，卻淚流滿面……有些死，只是肉體的告別，靈魂會找到新的身體，繼續在某條古老的路上等著你。

那一刻，時間被風掀開，陽光傾瀉在死亡上，像一面鍍金的旗幟；那一瞬，心似古老的鼓，在為跨越生死的相遇敲出節拍。

羅米仍然活著……而真正愛狗的人，在和自己的愛狗相逢的一瞬間，也會從靈魂嗅出了彼此的氣息。因為那是前世、今生和來世的重重迴響。

好友小怡，也曾這樣守著一隻名為“丘比特”的狗。它相伴小怡十五年，陪伴她在海外度過離婚後最艱難的歲月。那時當她每天下班回家，在進入黑漆漆的深院時，丘比特必定搖著小白點的尾巴飛奔撲來。孤獨之心和諾大寂靜的家立刻被它的溫暖圍繞，讓她不再感到自己是孤零零的。

在丘比特死後，小怡將它的骨灰放進一個美麗的瓷花瓶中。瓶身是深海的藍，點綴著細小的白花，就像她的狗曾在海邊奔跑過的日子。她把花瓶安置在陽光能照到的地方，春天的時候，窗外的紫藤會倒映在瓷面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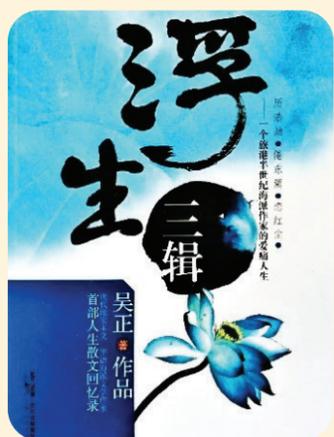
她已經囑咐她的女兒，將來當她離開這個世界時，請把她的骨灰與丘比特合葬。

她說，那樣，在另一個世界醒來時，第一眼就能看見丘比特。

人狗情未了……在那條通往馬丘比丘的古道上，我仿佛聽見三道迴響：群狗的沉默，羅米的凝視，丘比特的深情。它們跨越了山、雲、時光與死亡，像三盞古老的燈，照亮同一條通往靈魂的路：

愛與忠誠
是最後的王國
此岸，彼岸
沒有許諾
却互相守望
地老天荒
不是一個詞語
它是我們口中呼出的
最後一口氣

映霞



吳正首部人生散文回憶錄《浮生三輯》。



海曙紅與女兒趙海萌合影於陽關故址（2009年6月30日）